天災

(釣徒)

不佞前幾天因爲有些事情、把本龍休息一期、累得愛讀本龍諸君望穿秋水呢、現在不佞到了上海、又要把本龍神氣活現、說幾句話了、這幾天報上載着豫陝甘三省的賑災、豫陝甘是在中國的西北境、這三個省分同是受着兵、匪、蝗、雹、水、旱、河南一省、竟有十餘縣災情很重、而以匪旱最烈、匪是人禍、我以爲近來匪患無處無之、這可算是和水旱之災一般、現在的中國、匪氣彌漫、也稱得天災、因爲人禍一時能滅、有所抵抗、目前的匪、竟不能滅、剿匪司令着實要多委幾個、江蘇雖是好地方、溧陽、武進也鬧着大刀小刀隊、剿匪司令終不能剿盡遍地之匪、陝西今年除了流氓土匪的勒票搶刼姦擄燒殺以外、旱災更重、爲該省近數十年來所罕聞、據數千年來的中國歷史、亦所少見、本龍的三三公子(閻重機)是陝西人、她去冬到上海來、他同我說、陝西的土匪不得了、把我家裏的古幢搶掉不少、不料戊辰年裏自春至冬、滴雨未降、不要說是秋收無望、連春苗多不長了、大有赤地千里哀鴻遍野之概、我們中國瀕年殺戮、匪水旱蝗、天禍中國、好像傷痕斑斕的病人、浙江水災向各界捐募的成績、終算不少、現在馮總司令憫民困苦、發起豫陝甘賑災委員會、委員都是大名鼎鼎的國府要人、如戴委員季陶、孫委員科、薛委員篤弼、胡委員漢民等、慈善爲懷、對於募集賑款、當然成績可觀、已呈報災情向國府籌撥巨款先放急振、再聯合海內資本家及各慈善團、集資舉辦工廠、並且合力剿匪、我以爲第二條最重要、我們中國假使有二萬萬傭工、那就民富國強了、我希望快快成功、資本家和慈善家上海算最多、如有災患、一募數萬金、此次對於豫陝甘三省的災難、更要踴躍的捐助、以救三省人民的生命啊、

土案之將來

(神龍)

本滬江安輪運土案、發生至今、究屬何方包庇、猶未大白、

□五日起在中央夜演之蝴蝶愛德女士□

錢新之的送客問題

(健)

上海四行準備庫經理錢新之、爲金融界要人、擅理財、錢君除任四行職務外、其他兼職、無慮十數、如統一銀公司東亞銀行中央銀行、錢均爲董事、最近復應張靜江先生之邀、任浙省府委員而兼財政廳長、同時中興煤礦公司股東、又推錢爲經理、能者多勞、殊堪敬佩、錢自日前赴杭就職歸滬後、每日往四行訪錢者、竟多至百餘人、錢君無法應付、有時竟同時聚訪者數十人於一室譚話、以便經濟時間、該行職員某君、對於錢君每次送客、費數月之研究、謂可分三種、(一)交情極泛者、送至總理室門首而止、(二)資望較高者、則送至會客室門首、(三)爲今之偉人、則錢君必送至大門前電梯旁、握手而別云、

□愛德女士表演(一)

馮玉祥諄切同袍

(鈫影)

□爲蔣鴻遇請恤

西北軍參加革命事、極著勞績、各級官佐、莫不具有犧牲精神、舍身許國、鮮有心營利祿、如軍閥時代之專爲一己打算者、此則其首領馮玉祥氏、治軍有方、以身作則、全軍得其薰陶、不期然而能萬衆一心、非可強求也、軍中各將領如鹿鍾麟張之江宋哲元蔣鴻遇輩、皆有其光榮歷史、爲民衆所崇仰、不幸蔣鴻遇氏、忽於上月十四日、在鄭州逝世、蔣氏當十四年南口之役、指揮退却部隊、在大同附近、因所乘之車、爲兵車所撞、傷及心臟、後雖治愈、又值北伐軍興、隨馮氏轉戰各地、備極辛勞、以致舊疾復發、卒成不治、馮氏聞之、痛悼不已、幾於泣下沾襟、特將其平生歷史、具呈國府、請予優恤、以彰忠藎、想不日卽可見諸明令矣、

公安局長戴石浮突遭免職、其免職令文中、有赴京候訊字樣、殊爲可異、在國府委派三大員未查明是否以前、是非未明、遽先予居於告發人地位之戴石浮以停職處分、而不及被告發之一造、所謂候訊者、則如此重大案件、又未可單訊一方、無怪乎各團體詢國府、有「關係重大之對造、是否須經同樣或較重之程序、鈞府鑑空衡平、切盼渙汗大號、昭示大衆、否則腐王監謗、奏誅偶語、恐非鈞府所以自處」數語也、惟天下事各有其表裏、局外人自難明瞭、國府處此、或亦有不得已之苦衷在、據記者所得消息、則此案且將引起重大糾紛、而變爲政治問題、吾人靜觀其後可矣、此時正不必多事喋喋也、

戴季陶獻媚時事新報

(湘壘)

中央委員戴季陶氏、政治、文章、爲時所重、自膺任考試院院長後、賓客盈門、戶限爲穿、戴以原寓屋狹、器具尋常、殊礙觀瞻、卽移居於咸河郚二十號、另以二千元購買器具、業已佈置妥當、煥然一新、不媿偉人巨室也、日前戴氏來滬、各報記者紛集於門、三次請見、均遭拒絕、獨翌日(二十二)時事新報揭載「戴氏之談話」一則、各報記者閱之、相顧愕然、有人謂戴氏以申新兩報往往探去新聞、不能儘量披露、於歧變方針、頗以新聞獻給於後起之秀之時事新報、「」竊於近來滬之新聞、以時事新報發表者爲多、此益可證明、余意是說也、未免輕視戴氏矣、

深閉固拒之張之江

(憐春)

國府委派之查土大員張之江等三人、於三十日到滬、駐節愛多亞路一四一〇號中央國術館上海分館、一日、民國民衆時事新申各報記者聞訊相率往謁、詎意館中乃闃其無人、不啻空屋、久久見一茶房、各記者卽問張主席在此否、茶房佯若不聞、弗之理、已而又見一茶房來、就問之、此茶房竟亦與前者一鼻孔出氣、同出於冷淡態度、各記者不禁窘甚、該館有一天井、極寬大、闢一小門、可通內室、一記者就門隙窺之、見有一人、衣絨衫、未着長衣、正在練習拳脚、似爲張氏、顧以各記者與張氏接談機會甚少、難於辨識、無已、姑且冒叫一聲、曰「張主席」、其人愕然、未卽置答、躊躇久之、始肅各記者至會客室、蓋其人果爲張氏、不卽置答者、初欲加以否認、旋又自覺未便、既被看出、只好接談也、然苟非各記者有堅忍性、富於經驗、則此行卽無結果、次日報上、將無以報告讀者、新聞記者誠不易爲也、各記者既至會客室、當叩以國府對滬土案態度、甫談數語、因會客室之門未掩、突又有數人、不速而至、視之、係泰晤士報字林報記者、及民國日報湯德民、張氏眉爲之皺、責其茶房、何以不將會客室之門掩閉、在理、報館記者謁見要人、須先投刺、得要人許可後、始得拜見、從無如此冒撞者、張氏直接責其茶房、卽不啻間接責各記者、頗令人難堪、然而各記者大都多見少怪、或且不怪者、於此全不在意、只要有消息、任何難堪亦不成問題、故次日仍往中央國術分館訪謁、詎已不得其門而入、擬從窗口窺之、則窗上已釘有馬口鐵皮、只留一小洞、茶房可從內窺見來人、立於窗外、則不易窺見裏面、似此深閉固拒、殊令一般有堅忍性而富於經驗之新聞記者、束手無策、敗興歸去、蓋不勝其悵惘焉、

□謹啓者十月十七日貴報、載不佞爲老華綸經理、實屬錯誤、查老華綸經理爲張聯卿先生、不佞實一普通職員、深恐外界誤會、用特致函鄭重更正、此致、龍報主筆先生　　華勵我謹啓、

上海杭州綢緞商店正式開幕

初四日起 大減價一月

質料優美！花色雅麗！

門市批發！薄利交易！

地址在南京路望平街西首

電話一九六一二

王夫人參觀駐滬辦事處

(小龍)

今外交部駐滬辦事處、佔地既廣、設備尤周、網球場彈子房等、莫不應有盡有、本報早經載及、爲讀者所深曉矣、王部長夫人亦耳之已久、屢擬參觀、以稀稀來滬未果、直至前日、王外長照例由寧來滬、招待新聞界、報告外交近況、王夫人乘此便、偕此所天、至駐滬辦事處、陳世光觀害舫未敢怠慢、親自招待、是日王外長衣黑色大禮服、陳世光亦衣禮服、在無意間、此次王夫人前往參觀、儼然爲一種重要典禮、王部長與陳處長似皆重其事者、王夫人服裝亦甚麗、由陳處長導遊各部、均概贊美、謂此處爲萬國衣冠薈萃之地、殊壯觀瞻、較之南辦事處、大有天壤之別、而記者卽願吾國外交、從此闢一新紀元、亦如各辦事處之煥然一新也、

徐恥痕恨遷孫夢花

(眼龍)

二日下午時、外交部長王正廷招待新聞記者之例日、最先往謁者、係民衆日報王淇園孫夢花、及大中社吳中一、王孫兩人、數數與王外長晤談、已極廝熟、故見面後、無須多所周折、卽與談話、王外長有問必答、王孫兩人、每一發問、亦能提綱挈領、不致空糜時間、至吳中一君、則默不一聲、就王孫兩與王外長之問答、靜心記之、蓋取巧也、太平洋通信社記者李伯勤君、其人態度、頗嫌不敬以兩手交叉於腹、而聳其肩、搖搖擺擺一若故示其不拘拘禮節者、旣入、鞠躬、稱「王部長」、王外長爲之慘然不識、其爲誰何、李則仍不改傲慢態度、久于室中、東瞧西瞧、賞鑒四壁所張、王外長遂亦置之、與王孫兩人談話如故、不之理、無何、新聞報蔣劍侯徐恥痕亦來、稱「王部長」盡禮、王外長見之、亦甚淡然、以徐恥痕不常至外交駐辦處、王外長未能熟識也、而此時與王孫兩人談話、業已終了、夢花乃與辭曰、今日承部長賜教、爲時已久、不敢多瀆、要日再來請益、言已遂退、王外長送至門次、竟不顧室中尙有後來之李伯勤蔣劍侯徐恥痕、遙入辦公室、李等又未便再速之出、姑坐候之、李與蔣猶不覺爲何、而徐恥痕似遷怒於孫已、實則徐與孫夙有不慊、言者無心、徐聽之、遂覺其有意排斥、夢花罔爲在夢中也、

我所望於辦理土案者

(耀祖)

萬目睽睽之煙土案、自發生迄今、已有旬餘、個中眞相、言人人殊、莫衷一是、觀于雙方言詞、又各冠冕堂皇、入情入理、眞所謂公說公有理、婆說婆有理、一般民衆、如入五里霧中、誰是誰非、一時難別、實撲朔迷離之至、然有識者、早已窺得其大概、不能爲其虛僞掩飾也、今國府已派三大員、(張之江魏道明王准琛)來滬查訊、聞一俟查完竣、尙須傳集人證雙方研訊、則此案水落石出之期、會當不遠矣、我人其拭目視之、惟不佞尙有希望于辦理是案諸公者、卽將來審訊時、爲國家體面計、爲國府威信計、須本總理大公無私之精神、不可稍存偏見、對于主從各犯、嚴加懲辦、執法以繩、不可任其遁逃法外、否則徒增外人之蔑視與譏笑耳、

記白克門夫婦

(釣徒)

友人陳壽蔭君、一昨過本館、述俄國大力士白克門夫婦舞藝之受人歡迎、白氏嘗一度獻藝於卡爾登舞場、益利飯店、及光陸戲院、海上各界前往參觀者、頗爲擁擠、聞本月初五日起已受中央戲院之聘、同時有願愛德女士者、幼時卽生長美國、以舞術名於時、新聞記者聯歡會中加入表演、頗得該會之贊許、舞狀爲天魔神仙裸像等不一其態、觀者目爲之迷、神爲之往、今同隸中央、同時海上人士又飽眼福焉、

□白克門夫婦之表演□

□三日報告□

□北四川路蓬路口三新華洋公司、籌備已久、現定本月二十九日開幕、(釣)

□蔣君稼來滬將屆一週、寓一品香三十一號、前兩日(一日二日)應蓓開公司聘、計第一日灌醉酒全部四面、淮宮一面、探窰一面、五花洞一面、第二日與劉少卿同、往蘇灘南天門一齣云(釣徒)

□梅蘭芳定十三號到申、(曲)

□孟餘君鑒、乞示、以免懸懸、(羽)

□嚴芙蓀病勢沉重、閎葫蘆長篇、暫停一期、(編輯部啓)

閱程德全訟詞有感

(嬌嬌)

程雪樓以縣令洊膺疆寄、迨革命軍興、隨卽誓師北代、旋任爲江蘇都督、際遇不爲不隆、手腕不爲不污、卒以新舊澈容、究心佛照、懺悔生平、似已以悟、乃近其胞弟值因以貧乏無自存、乞雪樓分析財產、雪樓拒絕、涉訟法庭、將其一生歷史、宣布無遺、竊思雪樓擁資二百餘萬、以同胞手足、吝而不與、其慳吝如是、又豈勸破紅塵、專心佛教者所宜此哉、其中是否別樓原因、固非局外人所得而知、雪始擁有鉅資、知之者甚少、今而後爲知佛門中固亦有面團團者在也、

混賬不是東西(三)

(天罡侍者)

越日晚、華燈初上、明月窺簾、余正焚香拂几、臙粉暈硃、寫海棠春睡一支、膩白嫣紅、嬌豔欲語、偶憶坡公寒食詩有云、臥聞海棠花、泥汙燕支雪二句、覺精湛濃郁、艷絕毫巔、而俯視余所畫之一支海棠、更栩栩然有活色生香之緻、謂與正濃之時、忽聞敲門聲急、余自牀戶怕一聲剛老、如轉流鶯、急趨視之、奇哉、當非夢境、否則、天下事詎有如是之巧、而竟能曲如人意者是之迅且合耶、於是凝神注視、果眞是儼然一個蝴蝶化身之小弟弟貯立余前也、伊何人、非余所最贊美之色藝雙絕、名聞滬濱、酷似梅郎之南蝶身名票友而何、此時余之一喜、幾使余最靈敏之神經、一轉受其刺激而呆滯、極力正定、乃曰蝶弟乎、蝶弟中、眞是一輪明月、隨翩撲影、落人間矣、奚立刻電致歐陽君、當然不旋踵而至余處、於是聞訊介梓風者、轉乞介紹者、紛至沓來、爭相接欵、周旋恐後、余戶□穿、

□白克門表演造像□

傷兵攔住馮玉祥

(孤軍自南京寄)

國軍肅清關內、流血何止千里、有義之戰、固與尋常之爭不同、而殘廢兵卒、無處無之、一黨功成萬骨枯、固事理之常、無足怪也、一昨有客自首都來、謂殘廢兵士張福和王文隆因雙足于作戰時、均被彈傷截去、流落鎮江、身體方面、極感痛苦、爰于前(十七)日搭車來京、膝行至軍政部、預備請願、適値馮玉祥自外到部、張王二人、當卽攔住馮玉祥訴告、旋由該部總務處長虞典書加以撫慰、結果、各給五元、送回鎮江、幷謂馮部長已派人到蘇州去察看殘廢院、不久卽有妥當辦法矣、

琴秋芳追悼會預志

(石秋)

坤伶琴秋芳逝世、滬人痛念之日已、良以琴伶色藝既佳、待人接物、又復和藹非常、事長輩尤能盡禮、均愛之逾恆、如林屋山人□曲綠輩、於其死也、僉主有以張之、秦通理(秦聯奎律師)、亦愛琴甚至、不謀而合、追悼會之舉、遂由傳聞而成事實、擇於本月二十六日、在牯嶺路普益代辦所舉行、由爾泰負責籌備、同日出版特刊一冊、如通雜試式、則由林屋曲綠主幹、以贈另客、而留永久紀念、琴伶獲此、可謂不死矣、現尙在撰輯中、有琴伶遺像及小傳鎮、作者盡係當代名流、頗可傳誦云、